# 昨非庵日纂

題詞

士稽古服官而更出其餘以涵濡其有獲而未之倦非具大過人之蘊

者不能也而君子於是
觀所暨焉暇則裕裕則
不囂蓋洞觀古今上下
之故而鎔綜其間一旦

屣之若素出之若馭輕然固先天下而立其大矣鄭子漢奉之有昨非菴曰纂也在司度支時

度支天下之衝漢孝茹
蘗飲氷更留心大計幾
幾乎泉行地上矣此在
他人將日不暇給而漢

孝乃能研朱濡墨以著
述傳微言析天人顯言
亦參伍於政事之大如
儉歲之穀穮灼然可以

衣食而更寓言於是非之名也思深哉天下之眞是非未有不準於學者也蒙莊之言是非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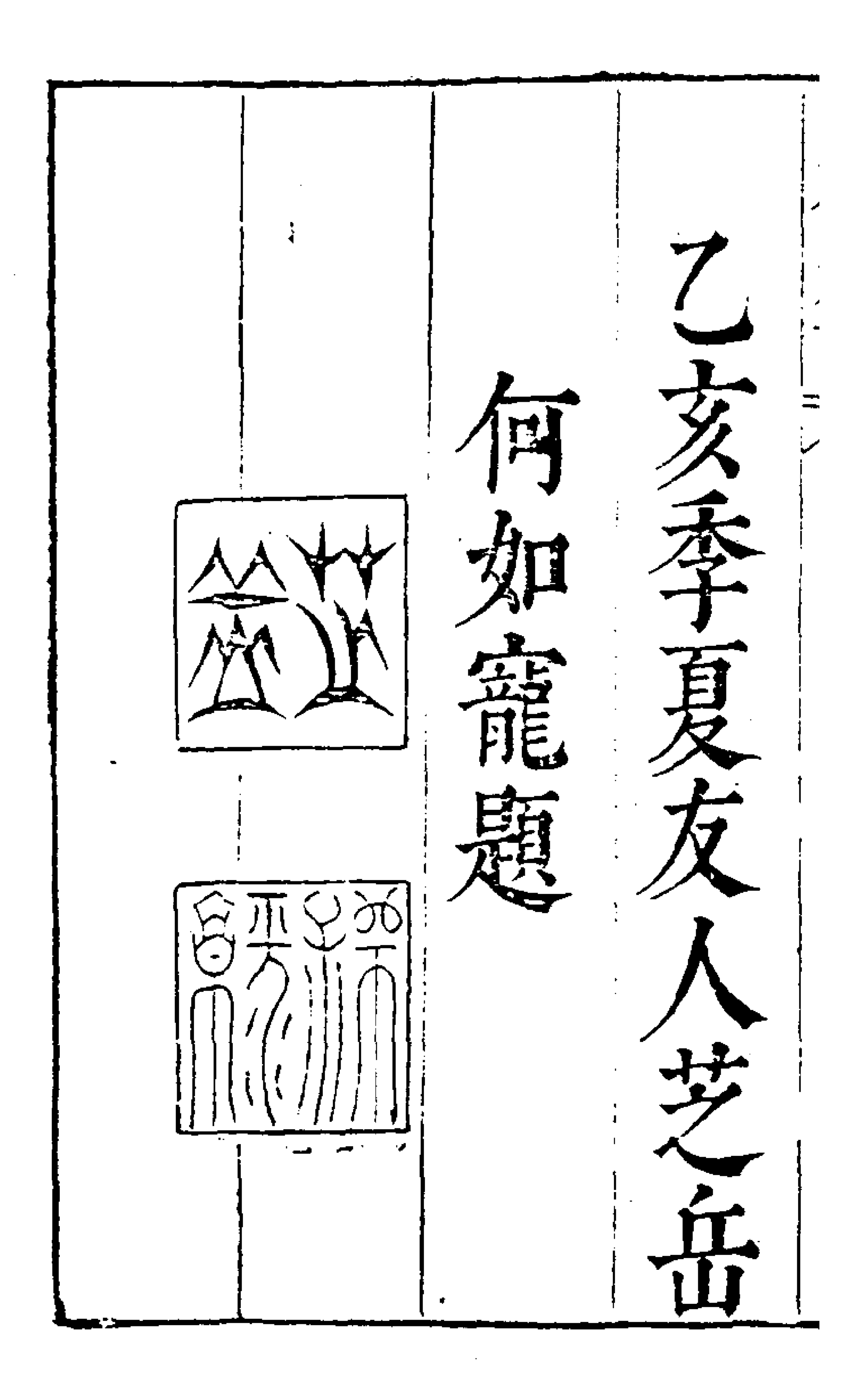
幻而堅白異同之祖不外幾希下此而伯玉之覺元亮之悔皆潛心於理道之深而淵乎其有

以自持也漢奉令綰二千石綬治大郡出其餘以涵濡其有獲將是編爲權輿矣一而所謂觀所

豈以展其暇裕之蘊者正日新月異而無有窮殫則轉昨非之名為今是也又誰曰不宜哉

乙亥季夏友人芝岳

何如寵題



今天下苦兵革之役勢亦
漸以困矣士抱救時之慮
者每慷慨而論以爲必得
弘毅博洽之士起而任焉

庶幾內安而外攘爾予嘗心儀其人於朝野交游之間久之得鄭君漢奉漢奉之視事南儲也以清慎聞而其才宏氣靜雖處簿書

囂雜之中日手一編攻苦
如諸生此昨非菴日纂二
集所繇成也刻成予流覽
再四而歎漢奉之志蓋欲
使今天下之人皆優游於

道德上企黃虞三代之風
斯所謂君子長者之心也
夫士在諸生時博稽閎覽
多所不暇及既成進士精
力務於所職能復汲汲於

學問者蓋亦鮮矣又或讀其書矣而未能達其用使仕與學竟殊塗者比比哉今漢奉仕則著其清節學則偏乎羣書凡古今之嘉

言懿行可爲則傚者旣畢
擇焉而稗官野史及二氏
之笈有足備勸戒資性命
者亦罔有遺逸雖卷帙不
繁而出世用世之需已皆

具矣漢奉之學誠不可及
哉以今天下苦多事而東
南民力困竭滋甚比者執
政大臣有知漢奉者請以
爲嘉禾守亭聞嘉禾壤腴

而俗侈邇年虞芮之訟質
成無期今漢奉往矣儻東
南隱憂不動聲色而消弭
之天下益以徵漢奉之學
之可大用徐起而圖安攘

之烈予日夜望之矣則斯
纂也益其左券云

漳馬鳴起撰

# 序言

鄭漢奉昨非菴前纂余既序之行世茲踵前加廣焉余欲言之其無以

異於前之說昭矣雖然
余周覽之其廸吉之志
何其堅且密也方漢奉
在南庚料量出入無寧

時繼拜

命出守積案稠疊不可爲

删能於敬勤職事之中

標舉劄記使天下後世

知人心之準風尚之歸
德行攸宜經綸所式是
漢奉敬勤一人之職事
固將

君父臨之神明邀之而敬
勤天下後世之職事亦
將
君父臨之神明邀之也是

故美其廸世之心堅且
密也方今海內少寧綠
林赤犢之徒宄斥郊掫
原厥所因循政鮮舉故

得一艮牧有加勝師十
萬余觀漢奉於當官福
德孳亹不休以斯知其
所盡心也以斯知其力

求安治無竆也夫將以
其堅且密者盡徵諸實
事世難其何以不除與
漢奉勉乎哉

鹿城友生顧錫疇題

敘

甲戌仲冬赴官下聞諸客

曰民部鄭鴻逵氏其禔履

其政術令人中之古人也余

亟往謁焉退而攷其行事

歟曰誠然哉其天資之近道耶

抑學問使然歟既獲讀其

目纂一編鑑往昭來揚芳表

懸又作而歎曰此乃鴻達氏

之所以為古人者也問學根柢

年則皆自其見庚聲歎曰
霜雪矣以粃糠眯目而退
急急暇丹黃聲然以安奉
新論典名郡行事多還矣
續編又集於後為鴻達氏

〻用志勤而會心甚如士龢
旣愛書日與賢對面豈
第以供腹笥資談柄寵
有多總了孫藏懸之耳
〻蘇哉澡性高隨善無

僻人先後一撥題晦一跋故易後前言往行書戒殷鑒不遠韓太傅之說詩也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而唐文皇亦謂以

人為鏡可鑒得失春秋之義事可以昭監戒者當世乃為典章則是上下千百年與夫昭代目前之人之事皆該備一大龜鏡也耶

優博自命者經仁業贄請
予則牲㱏理已疎學人分
馳又患以理為理以事為
事事不準諸理精撤錢
無貫而理不攝諸抑予辭

如說自終未得饒余又嘗
贅篡錄之學昉於彭序
說苑所未具分類如區分
部目至世說廣記盛矣要
不免清言譎瑣精於書宗

趙善璙氏之自警編恆置
案頭以為康錢事理雜陳
而實用意味可惜也一代止
耳孰如此編世不改久遠而
於民裨事不惟壽乎期

於子訓如問之經之路曰善
去險道矣者康莊如指己
哉哉才曰善者諸寒奚其
滌熱既非著述異撰神
無關理道而又豈必皋比

鐙臺摸領玩理逕而不翻
於用武然味君大指所摩
切者尤在富貴一途夫窮
極多敗家至便驟日攻之
人與席蔭子弟均當提

擢放新息勳業畢畫屏之喻僧虔髯筆畢茂於之嗟畢味乎其言之矣抑我

高堂嘗集省躬錄戒諸

臣昭鑒錄戒宗藩

感祖以孝順事實為善陰

騭勸吏民

章帝以正鑒閑有位疏

璞輝煌光於日月照非

言之難行之難君能見諸
事又能廣其言亦可謂弘
闡
前聖之德美而贊
今天子好問好察之甚心

矣記云吾鄉有先正君子
鄉於宋得二鄭焉德侔以
閎博負經綸外公以清貞
陳得失君真負苗裔耶
將移守郡而樹屬吏乎

則是編之見於行也爲吾
遠請以余言壽之
乙亥六月朔吳門友弟侯
峒曾題於白下之搖松堂

日纂引言

噫此鄭使君說苑也麒初不識使君識之於庚申自盟五六則盖闇然

自課之言與翹然嚆矢者有間笑曰語同列劉驗郎驗郎曰論篤乎何許余曰盡僕之以券吾

言維時余郎中攝衡鑒
宸驗郎南太宰陰以乙
亥計相屬故簋謁耳目
觀聽諸賢不少休不若

麟精暇即揵爾扉翱翱
寤也騐郊乃輿而訪之
十五里外已復歷得其
理康狀與所盟合若券

歸而謂余曰子之言也信時麒即竊竊然願得奉以君哉禾頎格於資弗敢輕也無幾何選郎

竟以公上請君戒采吳
陸叢之際使君出其篋
中所存日纂付之梓示
不佞麒序夫使君公餘

暇園不處編摩若斯或
其所紀如千卷或拾訓
言或標行事或類名物
或據經濟或理情性或

吐腷臆大寧要歸於例
仁讓義務本節用夫居
深而挹注者乎性善動
而閑存者乎事提性遺

事虞月誋指故廣厲學官紀載所述不癈說部以志斅也今使君既已所纂者力行無斁爰捷

以訓治哉未矣永樂雖
小固忠孝之區而文獻
之藪習於使君之書而
觀覽其行事則例仁讓

義敬本節用之良必有
油然動於中者矣例仁
讓義敬本節用之良既
油然動於中則六逆不

在都鄙而三空不在郊
遂菁棫之士塞途哀甫
之聲嘖耳寧屑〻數五
鳳神爵間治效哉麒以

康盟測使君既驗諸事粟也寧難以日纂測治采用敢僭記於錦衣官署

且月上章涒生徐石

麒拜手

# 昨非菴日纂二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魏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埸實須防戍除大逆殺人外餘贓盜及過

誤應死者皆宥之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得
受更生徭役之家暨蒙休息魏主從之久之
謂羣臣曰吾用賀言歲活不少增兵亦多人
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
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
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長者猶不免誣謗
人言其足信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

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巴焦矣上笑而止之

司馬温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曰願一識司馬相公至屋瓦爲碎樹枝爲折薨之日京民罷市往弔鬻衣致奠巷哭者以萬數民畫其像飲食祝焉四方皆遣人購畫京師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

遷道中市飲食之類知爲京皆不肯售至於
詬罵無度吏卒驅之不息居官賢不肖人心
德怨一至於此誰謂夫婦愚可逆施乎
嘉熙間峒丁反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報寇至即遣兵迎敵皆日空腹炳曰第速
行飯即至矣乃率吏役携竹籮木桶沿市門
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
水厚齎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巳子無敢言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葬以宮人禮呂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决罪
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
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聽事暑月廳廊
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
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
生有命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

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爲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李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羌上書言狀和

帝止之我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

隋高熲僕射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裴耀卿勤政夜看牘晝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

蘇良嗣高宗時爲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江南蒔上苑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恃勢偃蹇不爲禮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寡無牛具者貸與

耕種無木綿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納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儧運置棺槨以助死喪歷任三年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生死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
廷天下事
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臨發老幼攀車號曰
捨我何之廉范守蜀除火禁百姓便之曰來
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張霸守會稽舉賢與
學四墅皆書聲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
中諸吏皆孝友邵曄知廣州鑿河通舟颶不
爲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户鹽廣人歌曰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羅衡爲萬年令路不拾
遺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此屬羅公者閭塞
爲綿竹令夜行有得遺布錦者求其主還之
曰縣布明君何敢負化田元均治成都有懦
弱不能伸寃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之照
天燭吳越猶鎭永嘉政化翔洽後移姑蘇溫
人有携家從者謂之隨使戸噫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産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

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

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

名子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

皆贊美叔文獨無言有間進曰太子覲膳問

安外不合預他事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

人心安能自解太子悚然曰無先生安聞此

言。

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豢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廚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橐鼎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淮民之賤。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

勵一精神以防衆奸懸已非易事而躭延斷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易位詞訴愈多事機愈繁方慮息肩之無期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故要莫若淸心鷄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放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蠲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韋景駿爲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後遷趙州長史路經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慇懃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

馬胤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印行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

王珪爲相諛順取容時號爲三旨相僉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模稜詒譏於朝端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寒蟬之譏維鵜之誚其可一刻去懷乎

兗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爲刺史乃村置一樓樓

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一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

宋眞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聚觀者數萬雋不疑後到叱吏縛收

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誑得富貴者要斬之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

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盔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身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國朝平樂太守周祈因給餉稍遲官軍遽殺人行劫 上欲重處祈中文定疏曰餉遲誠有

非但官軍應訴府司設處豈可行叛蓋此輩皆爲合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歸而以稽餉爲名耳若重處太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噪呼天下自此多事矣且九邊軍數十萬餉支遲速不等此聲一傳各邊效尤督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

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曰。朕不如也。

裴諝爲河東鹽鐵使。府闕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問榷酤之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荍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

冊文下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荅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陳東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而笑曰得非人面上起草者乎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刼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庶衆知儆而無飾辭乎鄉民視縣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笞朴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覬欲

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强加㨯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爲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戸並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鑼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

謀於邑驛轉於寤寐即鬼神亦將來告矣然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

心如此。

明道中江淮薦饑王隨爲安撫使素無才術不能設策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緡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沾沾矜問示恩識者嗤之。

唐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懼謂趙郡地也責令

送鹿故處郡爲謠曰詐作趙郡鹿營勝常山
粟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爲廉察呼其兄
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
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
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
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宋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

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韋仁壽性寬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

廣東西諸寇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與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為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歛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羸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耳

後漢侯霸為淮揚太守帝使徵諸郡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一年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侯君當去不能全也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始得釋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君未與二人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

異曰無有來求勿復盜也

韓魏公初年便以天下爲已任勳業崇隆晩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園潟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社長得憂民病不瘳誰知到此幽閒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咏之間矣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索之行既不能

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
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
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
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
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送者往來觀者闐路
駢陌既而族姻交賀即讐者亦茹耻愧謝獨
鄰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僦
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

一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姦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棨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爲依附一日士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

御酒賜士誠。士誠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曲端為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闃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欲盡閱。乃悉縱

五鴿則五軍項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

公大加獎異

元兵大入賈似道以去要君時度宗呼爲師相

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

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

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爲千古罪人

漢司部灾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灾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掾

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唯公足以當之

漢李果遷洛陽令嚴毅公正有進士劉兼者過

其境宿於村邸夜聞戶外語曰李令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啓戶寂無影響遂書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

竇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太祖由是重儀

無名氏石刻云筠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爲殃行人過此不曾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食人無數計吁嗟苛政猛於虎斯言垂萬古

武宗在南京時寇天敘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　朝廷之外一

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毎差人來天敘伴爲
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
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
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每次如此
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尚書或曰此人柔
軟不可用圖曰選儈子耶尚書詳讞刑獄不
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强壯爲其治知體

如此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抜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蘇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抜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得不行

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

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縢行蒲伏
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
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
然素聞其强項亦斂威去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
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
門吾不取也及卒民聞之罷市巷哭祜好遊
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

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絶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眞宗宣御醫賫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表示之曰朕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

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者與歎久之命

優其贈典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内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

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

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頃微之帛固應

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

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欽若毋賓古同倅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

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巳亡族破家瓶
民大矣侯啓而鐍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
日上奏眞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
先帝非不審其弊葢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眞
宗感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
宸眷之厚
宋仁宗初莅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不知所以裁
之如何則可呂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

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眞宗遣中人寄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矩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

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察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所傷實多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韓魏公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旣而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幾皆罷去王荆公行新法使者背項相望於道荆公常言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故

遣使臣爲先務。二公意見。得失如此